



婆罗痾斯国、战主国和吠舍厘国

【题解】

这三国均在恒河的中游流域，并且是该地区的著名大国的交通中心。释迦牟尼生前曾经游历过这些地方，留下了不少遗迹和动人的传说。由于玄奘亲自到过那里，所以本节记述得较为翔实。

婆罗痾斯国

【原文】 §1.1

婆罗痾斯国，周四千余里^①。国大都城西临耽伽河，长十八九里，广五六里。阇闾栴比，居人殷盛，家积巨万，室盈奇货。人性温恭，俗重强学，多信外道，少敬佛法。气序和，谷稼盛，果木扶疏，茂草藿麻^②。伽蓝三十余所，僧徒三千人，并学小乘正量部法^③。天祠百余所，外道万余人，并多宗事大自在天，或断发，或椎髻，露形无服，涂身以灰，精勤苦行，求出生死^④。

大城中天祠二十所，层台祠宇，雕石文本，茂林相荫，清流交带，输石天像量减百尺，威严肃然，懔懔如在^⑤。

大城东北婆罗痾河西有窣堵波，王忧王之所建也，高百余尺。前建石柱，碧鲜若镜，光润凝流，其中常现如来影像。

注释

①婆罗兜斯：又作波罗奈斯、波罗那、波罗捺、波罗拿斯、博邻捺等，梵文 Varāṇasī 之音译。该国又称迦尸（梵文 Kāśī），后逐渐以“婆罗兜斯”作都城名，“迦尸”作国名。其都城故址在今印度北方邦东南部的贝拿勒斯（Benares）。

②藿靡：亦可作霍靡，乃草苗软弱而随风扬拂之状貌。《梁书·武陵王纪传》：“其最异者，内寝柏殿柱绕节生节，其茎四十有六，藿靡可爱，状似荷花。”

③正量部：释见卷四，§2.10，注②。

④大自在天：释见卷二，§2.9，注⑥。

⑤输石：释见卷一，§4.2，注①。

【今译】

婆罗兜斯国，方圆四千多里。其国的大都城西侧濒临梵伽河，市区长十八九里，宽五六里。街道房屋，鳞次栉比，居民富足，家藏巨财，珍宝满室。人民性格温良恭谦，习俗重视努力学习，大多信奉外道，很少崇敬佛教。气候温和，庄稼兴盛，林树果木浓郁，茂草随风扬拂。境内有佛寺三十多座，僧人三千多名，全都研学小乘正量部法。尚有天祠一百多所，外道信徒一万多人，大多崇奉大自在天。有的剪短头发，有的梳成椎髻，赤身露体，不穿衣服，浑身涂灰，认真勤奋，修炼苦行，以求脱离生死轮回。

大都城中有天祠二十多所，屋宇建成层台形式，雕凿石壁，纹饰木柱，茂密森林，相互荫遮，清澈溪流，纵横交错，错石神像，高近百尺，仪容严肃，威风凛然，犹如真身一般。

都城东北的婆罗兜河西岸有座佛塔，乃是无忧王所建造，高达一百多尺。塔前立有石柱，碧绿光滑，仿佛明镜，润滑细腻，柱中经常显现如来影像。

【原文】 §1.2

婆罗兜河东北行十余里，至鹿野伽蓝，区界八分，连垣周堵，层轩重阁，丽穷规矩^①。僧徒一千五百人，并学小乘正量部法。大垣中有精舍，高二百余尺，上以黄金隐起作庵没罗果，石为基陛，砖作层龛，龛匝四周，节级百数，皆有隐起黄金佛像^②。精舍中有输石佛像，量等如来身，作转法轮势^③。

精舍西南有石窠堵波，无忧王建也，基虽倾陷，尚余百尺。前建石

柱，高七十余尺。石含玉润，鉴照映彻，殷勤祈请，影见众像，善恶之相，时有见者。是如来成正觉已初转法轮处也。其侧不远窣堵波，是阿若侨陈如等见菩萨舍苦行，遽不侍卫，来至于此，而自习定^①。其傍窣堵波，是五百独觉同人涅槃处^②。又三窣堵波，过去三佛座及经行遗迹之所^③。

三佛经行侧有窣堵波，是梅咀丽耶唐言慈，即姓也。旧曰弥勒，讹略也。菩萨受成佛记处^④。昔者如来在王舍城鹞峰山告诸苾刍^⑤：“当来之世，此瞻部洲土地平正，人寿八万岁，有婆罗门子慈氏者，身真金色，光明照朗，当舍家成正觉，广为众生三会说法。其济度者，皆我遣法植福众生也。其于三宝深敬一心，在家、出家，持戒、犯戒，皆蒙化导，证果解脱。三会说法之中，度我遣法之徒，然后乃化同缘善友。”是时慈氏菩萨闻佛此说，从座起，白佛言：“愿我作彼慈氏世尊。”如来告曰：“如汝所言，当证此果。如上所说，皆汝教化之仪也^⑥。”

慈氏菩萨受记西有窣堵波，是释迦菩萨受记之处。贤劫中人寿二万岁，迦叶波佛出现于世，转妙法轮，开化含识，授护明菩萨曰^⑦：“是菩萨于当来世众生寿命百岁之时，当得成佛，号释迦牟尼。”

释迦菩萨受记南不远，有过去四佛经行遗迹，长五十余步，高可七尺，以青石积成，上作如来经行之像，像形杰异，威严肃然，肉髻之上特出髻发，灵相无隐，神鉴有微^⑧。

于其垣内，圣迹实多，诸精舍、窣堵波数百余所，略举二三，难用详述。

注释

①鹿野伽蓝：在鹿野苑。关于后者，释见卷一，§ 3.5，注②。

②庵没罗果：释见卷二，§ 1.17，注①。

③转法轮：谓演说佛教教法。转轮圣王之轮宝，能辗摧山岳岩石，而佛法能辗破众生之惑，故喻之为法轮；又，佛之说法不停滞于一人一处，辗转传人，犹如车轮，故演说佛法即名为转法轮。《智度论》卷二十五：“佛转法轮，如转轮圣王转宝轮。……转轮圣王手持宝轮，空中无碍；佛转法轮，一切世间天及人中无碍无遮。其见宝轮者，众毒皆灭；遇佛法轮，一切烦恼毒皆灭。见宝轮者，诸灾恶害皆灭；遇佛法轮，一切邪见、疑悔、灾害皆悉消灭，王以是轮治四天下；佛以法轮治一切世间天及人，令得法自在。”

④阿若侨陈如：又作阿若屈邻、阿若拘邻、阿若多侨陈那等，梵文 Ājñāta-kauṇḍ

inya 之音译。阿若为名,意译已知、无知、了本际;侨陈如为姓,意译火器。是为最初受佛陀济度的五比丘中的上首;五人原为净饭王派遣护卫释迦的侍从。

⑤独觉:即辟支佛,释见卷一,§4.3,注①。

⑥过去三佛:即是指“过去四佛”(释见卷二,§2.6,注②)中的前三佛;也就是说,释迦牟尼佛不计在内。

⑦梅呬丽耶菩萨:即慈氏菩萨,释见卷三,§1.6,②。

⑧王舍城:释见卷三,§3.4,注⑦。

鹭峰山:释见序言部分,§1.1,注⑬。

⑨仪:在此当解作度,法,则。《管子·禁藏》:“法者,天下之仪也,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。”注云:“仪,谓表也。”《国语·周语下》记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之语云:“帥象禹之功,度之于仪轨,莫非嘉绩,克厌帝心。”韦昭注云:“仪,法也。”又,“唯不师天地之度,不顺四时之序,不度民神之义,不仪生物之则,以殄来灾胤,至于今不祀。”注云:“仪,准也。”故本文“如上所说,皆汝教化之仪也”一语当意为:上面所说的那些度化规定,都是你在教化时所应遵守的仪轨。

⑩贤劫:释见卷二,§2.3,注④。

迦叶波佛:释见卷一,§3.5,注⑤。

含识:即一切有情者,释见卷二,§2.7,注⑬。

护明:梵文 *prabhāpala* 之意译。护明菩萨乃是释迦牟尼的前身之一,亦即是迦叶波佛的弟子。

⑪髻发:即髻,谓发之尾梢。《集韵》:“髻,发末。”(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上》引司马相如《子虚赋》之辞云:“粉粉袿袿,扬袖戍削,鬋垂垂髻。”注引张揖语:“髻,髻后垂也。”)

【今译】

从婆罗提斯河向东北行走十多里,抵达鹿野寺。寺内划为八个分区,并用围墙连成一体,台轩层层,楼阁重重,造型、格局,壮丽之极。寺内有僧人一千五百名,全都研学小乘教正量部派。大墙之内有一精舍,高达二百多尺,顶上用黄金制成庵没罗果,台基均为石质,层甃则用砖砌,佛龛围绕四周,共有一百来级,每级都有黄金佛像。精舍里面则有幢石佛像,规格相当于如来真身,呈现转动法轮的姿势。

精舍西南方有一石塔,乃是无忧王所建造。塔基虽然已经塌陷,塔身仍高一百多尺。塔前立有石柱,高达七十多尺,石质晶莹滑润,可以清晰映照,如果热忱祈求,能现众生影像,人生善恶之相,时常有所显示。这是如来成正觉后最初宣讲佛法之处。旁边不远有一佛塔,当

初阿若憍陈如等人看见菩萨放弃苦行,于是不再侍卫,来到这一地点,自己修习禅定。旁边的佛塔,则是五百名辟支佛一同涅槃之处。又有三座佛塔,乃是过去三佛的坐处以及散步场所的遗迹。

三佛散步处旁有座佛塔,乃是梅呬丽耶(唐语谓“慈”,即是其姓。旧称弥勒,误)菩萨聆听成佛预言之处。当初如来在王舍城鹞峰山告诉众比丘道:“将来之世,当这一瞻部洲天下太平,人寿八万岁时,有位婆罗门之子,号为慈氏,身呈真金黄色,光芒照射四方,将会舍弃俗世,修成正觉,并为众生普遍说法三次。他所度化的人,都是遗下的佛法所培育之向善众生。此人对于三宝深为崇敬,专心不二,无论在家、出家,还是持戒、犯戒,众人全都受他教化训导,从而证得佛果,得以解脱。他在三次说法之中,首先度化我遗法所培育的人,然后度化与佛门有缘的未受戒善人。”慈氏菩萨听到佛陀这一番话,便从座上站起,对佛说道:“我要当这慈氏世尊。”如来答道:“如你所求,将来证得佛果。上面所说规定,都是你在度化世人时所应遵守的仪轨。”

慈氏菩萨接受预言处的西侧有座佛塔,乃是释迦菩萨接受预言之处。当贤劫中人寿二万岁时,迦叶波佛出现于人世,演说绝妙佛法,化导世上众人,对护明菩萨说道:“你将在日后世人寿命一百岁,成为佛陀,号为释迦牟尼。”

释迦菩萨接受预言处向南不远的地方,有过去四佛散步的遗迹,长五十多岁,高约七尺,用青石堆砌而成,上面刻有如来散步之像,形貌与众不同,威严肃穆,肉髻上面耸出发髻,妙相历历在目,神韵卓然可见。

鹿野寺墙之内,圣迹确实极多,各种精舍、佛塔,足有好几百座,在此例举少数,难以一一详述。

【原文】 § 1.3

伽蓝垣西有一清池,周二百余步,如来尝中盥浴。次西大池,周一百八十步,如来尝中涤器。次北有池,周百五十步,如来尝中浣衣。凡此三池,并有龙止。其水既深,其味又甘,澄净皎洁,常无增减。有人慢心,濯此池者,金毗罗兽多为之害;若深恭敬,汲用无惧^①。浣衣池侧大方石上,有如来袈裟之迹,其文明彻,焕如雕镂,诸净信者每来供养。外道凶人轻蹈此石,池中龙王便兴风雨。

池侧不远有窠堵波，是如来修菩萨行时，为六牙象王，猎人利其牙也，诈服袈裟，弯弧伺捕，象王为敬袈裟，遂拔牙而授焉。

捺牙侧不远有窠堵波，是如来修菩萨行时，愍世无礼，示为鸟身，与彼弥猴、白象，于此相问，谁先见是尼拘律树，各言事迹，遂编长幼，化渐远近，人知上下，导俗归依^②。

其侧不远，大林中有窠堵波，是如来昔与提婆达多俱为鹿王断事之处^③。昔于此处大林之中，有两群鹿，各五百余。时此国王畋游原泽，菩萨鹿王前请王曰：“大王校猎中原，纵撩飞矢，凡我徒属，命尽兹晨，不日腐臭，无所充膳。愿欲次差，日输一鹿。王有割鲜之膳，我延旦夕之命。”王善其言，回驾而返。两群之鹿，更次输命。提婆群中有怀孕鹿，次当就死，白其王曰：“身虽应死，子未次也。”鹿王怒曰：“谁不宝命！”雌鹿叹曰：“吾王不仁，死无日矣。”乃告急菩萨鹿王。鹿王曰：“悲哉慈母之心，恩乃未形之子！吾今代汝。”遂至王门。道路之人传声唱曰：“彼大鹿王今来人邑。”都人士庶莫不驰观。王之闻也，以为不诚，门者白至，王乃信然。曰：“鹿王何遽来耶？”鹿曰：“有雌当死，胎子未产，心不能忍，敢以身代。”王闻叹曰：“我人身，鹿也。尔鹿身，人也。”于是悉放诸鹿，不复输命，即以其林为诸鹿藪，因而谓之施鹿林焉。鹿野之号，自此而兴。

【注释】

①金毗罗：又作俱毗罗、宫毗罗、俱吠罗等，梵文 Kumāra 之音译；意译作蛟龙、鳄鱼等。玄奘《音义》卷五：“蛟龙，梵云宫毗罗；有鳞曰蛟龙。”

②尼拘律树：释见卷五，§1.2，注②。

③提婆达多：释迦之从弟，释见卷六，§1.3，注③。

【今译】

鹿野寺围墙之西有一清池，方圆二百多里，如来曾在其中沐浴。再往西去的一个大水池，方圆一百八十步，如来曾在其中洗涤器物。再往北去有一水池，方圆一百五十步，如来曾在其中洗衣。这三个水池中都有龙居住。池水很深，水味又甜，洁净清澈，永不增减。如果有人怀着骄慢之心，在这池中洗涤，则往往遭受金毗罗兽之害；如果深怀恭敬，则可任意取水使用，不必惧怕。洗衣池旁的大方石上，有如来袈

装的印迹，纹理清晰明了，犹如雕刻一般，许多坚信佛法者常来这里供奉。外道恶人如果轻率走上此石，池中龙王便会兴风作浪。

池旁不远处有一佛塔，当初如来在此修菩萨行时，身为六牙象王，猎人贪图象牙，假意穿上袈裟，偷偷拉紧弓弦，伺机捕杀大象，象王为了尊敬袈裟，扭断象牙送给猎人。

扭牙塔旁不远处有座佛塔，当初如来在此修菩萨行时，悲叹世人不知礼仪，遂化为飞鸟，与猕猴、白象一起相约，谁先看见尼拘律树，便先讲述自己事迹，于是分出长幼次序，教化逐渐普及各地，人人都知尊卑之礼，引导人们归依佛法。

在这旁边不远处，大树林内有座佛塔，乃是如来当初与提婆达多都为鹿王，用不同方式处理事务之处。当时这片大树林中，有两群鹿，各有五百只。该国国王正在野外狩猎，菩萨鹿王上前请求道：“陛下狩猎原野，任意发射箭矢，我的所有臣属，都将死于一旦，不久就会腐臭，无法供您食用。我愿依次遣送，每天给您一鹿。陛下既有鲜美肉食，我辈也能延长旦夕寿命。”国王同意他的意见，于是罢猎返回王宫。两个鹿群便轮流向国王送鹿。提婆鹿群中有只怀孕雌鹿，依次轮到她死，她对鹿王说道：“我本身虽然该死，但胎儿尚未轮到。”鹿王怒道：“谁不珍惜自己生命？”雌鹿悲叹道：“我们的王没有仁慈之心，我们的死期不运了。”于是向菩萨鹿王告急。鹿王说道：“可怜啊，慈母之心，恩惠施于尚未成形的胎儿！现在我未替你去死。”于是来到王城门口。路上群众高声传言：“大鹿王现在进城来了。”城内官员百姓，无不奔来观看。国王听到之后，以为这是谣传，但当门卫报称鹿王已到，国王方才相信。他问道：“鹿王为何匆匆跑来？”鹿王答道：“有只雌鹿轮到今日被杀，但是胎儿尚未产下，我的心里实在不忍，所以冒昧以身自代。”国王听后慨叹万分：“我是人的身体，鹿的心肠。你是鹿的身体，人的心肠。”于是赦免所有的鹿，不再要它们每天输送一鹿，并将这片树林作为鹿群相居之地，所以称之为施鹿林。鹿野一名，从此而得。

【原文】 §1.4

伽蓝西南二三里，有窣堵波，高三百余尺，基址广峙，莹饰奇珍，既无层龕，便置覆钵，虽建表柱，而无轮辔^①。其侧有小窣堵波，是阿若侨陈如等五人弃制迎佛处也。初，萨婆曷刺他悉陀唐言一切义点。旧言

悉达多，论略也。太子逾城之后，栖山隐谷，忘身殉法^①。净饭王乃命家族三人，舅氏二人曰：“我子一切义成舍家修学，孤游山泽，独处林藪，故命尔曹随知所止。内则叔父、伯舅，外则既君且臣，凡厥动静，宜知进止。”五人衔命，相望营卫，因即勤求，欲期出离。每相谓曰：“夫修道者，苦证耶？乐证耶？”二人曰：“安乐为道。”三人曰：“勤苦为道。”二三交争，未有以明。于是太子思惟至理，为伏苦行外道，节麻米以支身。彼二人者见面言曰：“太子所行非真实法。夫道也者，乐以证之，今乃勤苦，非吾徒也。”舍而远遁，思惟思证。太子六年苦行，未证菩提，欲验苦行非真，受乳糜而证果。斯三人者闻而叹曰：“功垂成矣，今其退矣。六年苦行，一旦捐功！”于是相从求访二人，既相见已，匡坐高谈，更相议曰：“昔见太子一切义成，出王宫，就荒谷，去珍服，披鹿皮，精勤厉志，贞节苦心，求深妙法，期无上果^②。今乃受牧女乳糜，败道亏志，吾知之矣，无能为也。”彼二人曰：“君何见之晚欤？此猖厥人耳。夫处乎深宫，安乎尊胜，不能静志，远迹山林，弃转轮王位，为鄙贱人行，何可念哉？言增切怛耳^③！”菩萨浴尼连河，坐菩提树，成等正觉，号天人师，寂然宴默，惟察应度，曰：“彼郁头蓝子者，证非想定，堪受妙法^④。”空中诸天寻声报曰：“郁头蓝子命终已来，经今七日。”如来叹惜：“斯何不遇？垂闻妙法，遽从变化！”重更观察，营求世界，有阿蓝迦蓝，得无所有处定，可授至理^⑤。诸天又曰：“终已五日。”如来再叹，愍其薄祐。又更谛观，谁应受教，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，可先诱导。如来尔时起菩提树，趣鹿野园，威仪寂静，神光晃耀，毫含玉彩，身真金色，安详前进，导彼五人。斯五人遥见如来，互相谓曰：“一切义成，彼来者是。岁月遽淹，圣果不证，心期已退，故寻吾徒。宜各默然，勿起迎礼。”如来渐近，威神动物，五人忘制，拜迎问讯，侍从如仪。如来渐诱，示之妙理，雨安居毕，方获果证^⑥。

注释

①轮铎：谓轮相（即露盘，释见卷一，§4.9，注③）和铎铎。

②萨婆曷利他悉陀：即一切义成太子，释见卷六，§1.12，注⑥。

③无上果：即无上觉、无上正觉、无上等正觉；音译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为佛陀觉悟一切法之真智。参看卷六，§1.5，注②及§1.7，注⑤。

④切怛：悲伤之意。《文选·李陵与苏武书》：“只令人悲，增切怛耳。”李善注

云：“《尔雅》曰：“切，忧也。《方言》曰：恒，痛也。饬曰：切恒，内悲也。”

⑤郁头蓝子：亦称郁头蓝弗、郁头蓝、优陀罗摩子等，梵文 *Udraka Ramāputra* 之音义混译（*putra* 义为“子”）或音译；意译作瞿喜、极喜等。慧琳《音义》卷二十六：“郁头蓝子，此云瞿戏子，坐得非想定，获五神通，飞入王宫，遂失通定，徒步归山。”

非想定：即非想非非想处定，是为“四空定”或“四无色定”之一，也是四者中的最高境界。四空定是：空无边处定、识无边处定、无所有处定、非想非非想处定。证此定者，既舍弃识处的有想，又舍弃无所有处的无想，行者于此如痴、如醉、如眠、如暗，无所爱乐，泯然寂绝，清静无为。

⑥阿蓝迦蓝：又作阿罗迦、阿蓝，梵文 *Āradakātama* 之音译；意译作懈怠。慧琳《音义》卷二十六：“阿罗迦，此云懈怠，亦获通定者也。”是为释迦出家之初就学的外道仙人。无所有处定，“四空定”之一，是为生无所有处的禅定。行此定者，更厌其识，而观心识无所有，心与无所有相应，故名。

⑦闍安居：即夏安居或安居，释见卷一，§3.1，注⑤。

【今译】

佛寺百南方二三里处，有座佛塔，高达三百多尺，塔基高大宽广，镶嵌奇珍异宝，塔身没有层龕，只有覆钵部分，虽然立有表柱，却无轮相铃铎。旁边有一小塔，乃是阿若侨陈如等五人放弃自我制约，迎接佛陀之处。当初，萨婆易刺他悉陀（唐语谓“一切义成”。旧称悉达多，误）太子越城以后，隐居山谷之中，打算舍身殉法。净饭王于是吩咐本家族中三人、太子舅家中二人道：“我的儿子一切义成弃家修行，孤身一人游走山泽，独自居于丛林之中，所以要你们跟随他去，探知他的行踪。你们在族内是叔父、伯舅，在外面则是君臣关系，发生一切情况，都应处理得体。”五人领命以后，跟随太子警卫，因也勤奋探求，希望脱离轮回。经常相互议论：“关于修道之事，是以苦行证果，还是在安乐之中证果？”其中二人说道：“当在安乐之中修道。”另外三人则说：“应以勤苦修道。”五人交相争辩，没有明确结论。太子思考修行的至理，为了实行苦行外道的修行方式，尽量减少穿着、饮食，只是勉强维持生命。那二人见了说道：“太子奉行的并非真正修道之法。所谓道，应在安乐之中证得，如今这么勤奋，不能与之为伍。”于是远远离开太子，思考其他证果办法。太子修了六年苦行，仍未证得菩提之果，便想检验苦行是否为真正的修行之法，于是吃了乳糜，居然证得正果。



另外三人得知后叹息道：“太子即将成功，如今却已倒退。六年苦苦修行，大功毁于一旦！”于是结伴寻访早先二人，见面之后，坐下谈论，相互议道：“当初见一切义成太子逃离王宫，奔赴荒谷，脱去华服，披上鹿皮，精心勤修，矢志不渝，信念坚定，苦心孤诣，探求深奥妙法，期望无上之果。如今却接受牧女乳糜，损坏道行，事负初志，我们现在知道，他已没有作为了。”其他二人说道：“你们怎么觉悟得如此之晚？这是个疯狂的人。他居于深宫之中，养尊处优，不能宁静立志，远处山林之间，放弃王位，行同低贱之人，还有什么可挂念的呢？说来更加令人悲伤。”菩萨在尼连禅河洗浴以后，坐在菩提树下，成等正觉，号为天人师，寂然默思，思考可以度化之人，他说道：“那个名叫郁头蓝子的，已经证得非想定，可以接受我的妙法。”这时空中诸天神应声答道：“郁头蓝子去世至今，已经七天。”如来叹息道：“怎么如此不幸？刚刚可以闻听我的妙法，不料突然去世！”于是重新观察，在世间寻求，有一位阿蓝迦蓝，已得无所有处定，可以授与至高真理。诸天神又说道：“他已死去五天。”如来再次叹息，惋惜他的福薄。又复仔细观察，何人可以受教，只有施鹿林中的五人，可以先行诱导。如来便从菩提树下站起，前赴鹿野园，仪表威严肃穆，神光闪烁耀照，毫毛呈现五色，身上金光灿灿，安然迈步前行，准备化导五人。五人远远望见如来，相互约道：“过来的是一切义成太子。岁月迅速流逝，圣果未能证得，修行心愿已经消失，所以前来寻找我们。大家应该默不作声，切勿起来施礼迎接。”如来渐渐走近，神威感动万物，五人忘了制约，起身拜迎问候，按照仪轨侍立。如来逐渐诱导，展示精妙真理，安居结束之后，五人才获果证。

【原文】 §1.5

施鹿林东行二三里，至窳堵波，傍有澗池，周八十余步，一名救命，又谓烈士。闻诸土俗曰：数百年前，有一隐士，于此池侧结庐屏迹，博习技术，究极神理，能使瓦砾为宝，人畜易形，但未能驭风云，陪仙驾。阅图考古，更求仙术。其方曰：“夫神仙者，长生之术也。将欲求学，先定其志，筑建坛场，周一丈余。命一烈士，信勇昭著，执长刀，立坛隅，屏息绝言，自昏达旦；求仙者中坛而坐，手按长刀，口诵神咒，收视反听，迟明登仙。所执铍刀变为宝剑，凌虚履空，王诸仙侣，执剑指麾，所



欲皆从，无衰无老，不病不死。”是人既得仙方，行访烈士，营求旷岁，未谐心愿。后于城中遇见一人，悲号逐路。隐士睹其相，心甚庆悦，即而慰问：“何至怨伤？”曰：“我以贫窶，佣力自济。其主见知，特深信用，期满五岁，当酬重赏。于是忍勤苦，忘艰辛。五年将周，一旦违失，既蒙笞辱，又无所得。以此为心，悲悼谁恤？”隐士命与同游，来至草庐，以术力故，化具肴饌，已而令人弛浴，服以新衣，又以五百金钱遗之，曰：“尽当来求，幸无外也。”自时厥后，数加重赂，潜行阴德，感激其心。烈士屡求效命，以报知己。隐士曰：“我求烈士，弥历岁时，幸而会遇，奇貌虚困，非有他故，愿一夕不声耳。”烈士曰：“死尚不辞，岂徒屏息？”于是设坛场，受仙法，依方行事，坐待日曛。曛暮之后，各司其务，隐士诵神咒，烈士按铍刀。殆将晓矣，忽发声叫。是时空中火下，烟焰云蒸，隐士疾引此人，入池避难。已而问曰：“诚子无声，何以惊叫？”烈士曰：“受命后，至夜分，昏然若梦，变异更起。见昔事主躬来慰谢，感荷厚恩，忍不报语；彼人震怒，遂见杀害。受中阴身，顾尸叹惜，犹愿历世不言，以报厚德^①。遂见托生南印度大婆罗门家，乃至受胎出胎，备经苦厄，荷恩荷德，尝不出声。洎乎受业、冠、婚、丧亲、生子，每念前恩，忍而不语，宗亲戚属咸见怪异。年过六十有五，我妻谓曰：‘汝可言矣！若不语者，当杀汝子。’我时惟念，已隔生世，自顾衰老，唯此稚子，因止其妻，令无杀害，遂发此声耳。”隐士曰：“我之过也！此魔烧耳^②。”烈士感恩，悲事不成，愤恚而死。免火灾难，故曰救命；感恩而死，又谓烈士池。

注释

①受中阴身：谓处于死后及再转生前的一个阶段。中阴，释见卷一，14.3，注⑦。

②魔烧：犹言魔障的扰乱蛊惑。魔，系魔罗之略，梵文 Māra 之音译；意译作能夺命、障碍、扰乱、破坏。是为修道之障碍。《婆娑论》卷四十二：“问曰：何名为魔？答曰：断慧命，故名魔；复次，常行放逸害自身，故名魔。”烧，当是烧固之略；烧固通扰恚，即扰乱蛊惑之意。《维摩经·菩萨品》：“维摩来谓我言：‘非奇释也，是为魔来烧固汝耳。’”

【今译】

从施鹿林向东行走二三里，抵达一座佛塔，旁边有一干涸之池，方



圆八十多步，称为救命池，又名烈士池。听当地人说：几百年前，有位隐士，在这个池旁搭建茅庐隐居，他的知识广博，掌握各种方伎、法术，精通神变之理，能使瓦片石块变成珍宝，人类、畜生改变形貌，但是还不能够腾云驾雾，与仙人为伍。于是他查阅古代图书典籍，考察古人成仙之道，进一步探索登仙之术。成仙之法这样记道：“神仙是长生不老之术，若要研学，先得矢志不渝，建造一个坛场，方圆一丈开外。吩咐一位烈士，此人必须信用、勇气都很杰出，手执长刀，立在坛角，抑制呼吸，默不作声，从黄昏直至黎明；求仙之人坐在坛场中央，手里拿着长刀，口中诵念神咒，不看不闻，天亮之前便可成仙。手中利刀变为宝剑，可在虚空行走，称王众仙之中，仗剑指挥，一切愿求都能实现，不会体衰，也不年老，不会生病，也不死亡。”此人得了仙方，便去寻访烈士，枉费许多时日，未能实现愿望。后在城内遇见一人，走在路上悲哀号哭。隐士看到他的相貌，心中暗自庆幸喜悦，从而上前安慰他道：“何事令你如此悲伤？”那人答道：“我由于家境贫困，便以充当雇工为生。东家对我了解，特别信任重用，答应干满五年，给我重大酬劳。我便勤奋耐劳，忘却艰难辛苦。五年将满之时，忽然犯一过错，既被笞打受辱，而且一无所获。所以异常悲哀，但是有谁同情？”隐士请他与自己同行，回到草庐，使用法术，变出饭菜，供他食用，又让他在池中洗浴，给他穿上新衣，赠送五百金币，说道：“钱若用光，可再来拿，切勿见外。”在这以后，隐士屡次赠送大量金钱，暗中对他行善，激发他的感恩之心。烈士几次请求为他尽力效劳，以便报答知遇之恩。隐士说道：“我之访求烈士，已有许多岁月，有幸与你相遇，你的相貌与古图吻合，我没有其他要求，只要你一个晚上默不作声。”烈士答道：“即使去死我也不怕，何况只要不出声息。”隐士于是设立坛场，根据成仙之法，一一照章办事，静待太阳落山。等到黄昏以后，两人各司其职，隐士念诵神咒，烈士手按利刀。将近天亮之时，烈士忽然高叫。这时空中大火降下，烈焰翻滚，隐士赶紧拉着此人，逃入水池避难。过后问道：“我叫你不要出声，为何忽然惊叫？”烈士答道：“我接受任务以后，就在半夜时分，觉得昏昏沉沉，犹如做梦一般，各种变幻迭起。首先看见以前东家，亲自前来慰问道歉，想到你的大恩大德，我强忍住不予理睬；那人极其愤怒，于是将我杀死。我变成中阴之身，望着尸体叹惜，但是仍愿世世都不说话，以便报答你的恩德。于是转生投胎于南印度一户婆罗

门大族中，以至形成胎儿、诞生出来，经历种种苦难，鉴于你的恩德，我都不曾发声。此后又经读书、成年、结婚、丧亲、生子，我一想及你的恩情，就强忍住不发一语，亲戚朋友都感奇怪。当我年过六十五岁后，妻子对我说道：‘现在你可以说话了，如果再不开口，我就杀死儿子。’我这时想道，事已相隔一世，自己年已衰老，只有这个幼子，因此制止我妻，叫她不要杀子，从而发出呼声。”隐士说道：“这是我的过失！你所说的梦境，不过是魔障的扰乱蛊惑。”烈士感激隐士之恩，悲叹事情没有成功，惭愧愤恨而死。水池由于消除了天火之灾，所以称为救命池；又因烈士为感隐士之恩而死，所以也称烈士池。

【原文】 §1.6

烈士池西有三兽窠堵波，是如来修菩萨行时烧身之处^①。劫初时，于此林野，有狐、兔、猿，异类相悦。时天帝释欲验修菩萨行者，降灵应化为一老夫，谓三兽曰^②：“二三子善安隐乎？无惊惧耶？”曰：“涉丰草，游茂林，异类同欢，既安且乐。”老夫曰：“闻二三子情厚意密，忘其老弊，故此远寻。今正饥乏，何以馈食？”曰：“幸少留此，我躬驰访。”于是同心虚己，分路营求^③。狐沿水滨，衔一鲜鲤，猿于林树，采异花果，俱来至止，同进老夫。惟兔空还，游跃左右。老夫谓曰：“以吾观之，尔曹未和。猿狐同志，各能役心，惟兔空还，独无相馈。以此言之，诚可知也。”兔闻讥议，谓狐、猿曰：“多积樵苏，方有所作。”狐、猿竞驰，衔草曳木，既已蕴崇，猛焰将炽。兔曰：“仁者，我身卑劣，所求难遂，敢以微躬，充此一餐。”辞毕入火，寻即致死。是时老夫复帝释身，除烬收骸，伤叹良久，谓狐、猿曰：“一何至此！吾感其心，不泯其迹，寄之月轮，传乎后世。”故彼咸言，月中之兔，自斯而有。后人于此建窠堵波。

从此顺旃伽河流，东行三百余里，至战主国。中印度境。

【注释】

①菩萨行：释见卷六，§1.17，注④。


②应化：佛、菩萨、天神等应众生之机缘而现身变化，谓之应化，亦即应真佛缘而变化种种。其义与“变化”相近。

③同心虚己：意谓同心协力，诚恳待人。同心，谓心志相同，《左传·成公十



三年》：“昔建我献公，及穆公相好，戮力同心，申之以盟誓，重之以昏姻。”虚己，谓自视若虚，十分愿意接受他人的意见，《汉书·霍光传》：“（霍）光每朝见，上虚己敬容，礼下之已甚。”

【今译】



烈士池的西侧有座三兽塔，乃是如来修菩萨行时的焚身之处。劫初时期，这片林野之中，居住着一狐、一兔、一猿，虽然种类不同，但是和睦相处。这时天帝释要想考验其中修菩萨行的一兽，于是自天降临，幻化成一位老人，对三只动物说道：“你们这几位都生活得很平安吗？没有什么惊恐之事吧？”三兽答道：“我们奔驰于丰盛的草丛里，游玩于茂密的树林中，不同种类，一同欢聚，既很平安，又很快乐。”老人说道：“听说你们情意甚笃，所以我也不顾年老体弱，远远赶来拜访。如今又饿又累，你们有些什么食品款待？”三兽答道：“请你在此稍等一会，我们立即出去采办。”它们同心协力，坦诚相待，各自分头觅食，狐狸沿着河边，衔来一条新鲜鲤鱼，猴猿在树林中，采集异花奇果，相借回到这里，一同进奉老人。只有兔子空手而归，犹自蹦蹦跳跳，好不自在。老人说道：“以我看来，你们并不融洽和睦，猿、狐志同道合，都能认真办事，只有兔子空手而归，没有食品相赠与我。从这一情况看来，可知我的看法不错。”兔子听得老人讥刺，遂对狐、猿说道：“你们去收集些柴草来，我要办一件事。”狐猿竞相奔忙，衔来干草，拖来木柴，柴草堆得很高，烈火猛烈燃烧。兔子说道：“仁厚的长者啊，我自己卑微低下，难以完成你的要求，如今冒昧用我本身，充当你的一顿餐食。”说完以后，纵入火中，旋即烧死。这时老人恢复帝释形貌，去除灰烬，收取遗骸，伤心悲叹许久，对狐、猿说道：“兔子何至于弄到这般地步！我被其心意感动，不欲埋没伟迹，将它放入月宫，以便流传后世。”所以人们都说，月亮中的兔子，是从那时候开始有的。后世之人便在这里建造了一座佛塔。

从本国顺统伽河，向东行走三百多里，抵达战主国（在中印度境内）。

战主国 卷第七 西域记卷第七 摩揭陀国 摩揭陀国 摩揭陀国

【原文】 §1.7

战主国，周二千余里^①，都城临菟伽河，周十余里。居人丰乐，邑里相邻。土地膏腴，稼穡时播。气序和畅，风俗淳质，人性犷烈，邪正兼信。伽蓝十余所，僧徒减千人，并皆遵习小乘教法。天祠二十，异道杂居。

大城西北伽蓝中窣堵波，无忧王之所建也。《印度记》曰：此中有如来舍利一升。昔者世尊尝于此处，七日之中，为天、人众显说妙法。其侧则有过去三佛座及经行遗迹之处^②。邻此复有慈氏菩萨像，形量虽小，威神巖然，灵鉴潜通，奇迹间起^③。

【注释】

①战主：梵文 Garjapatipura 之意译。该国都城故址在今印度北方邦东南部的加济普尔（Ghazipur），是为恒河中游的交通要冲地区。

②过去三佛：即过去四佛（释见卷二，§2.6，注②）中的前三佛。

③慈氏菩萨：即弥勒，释见卷三，§1.6，注②。

【今译】

战主国方圆二千多里。都城面临菟伽河，方圆十多里。居民富裕安乐，街坊延绵连接。田土相当肥沃，庄稼适时播种。气候温和舒暢，民风淳厚朴质，性格粗犷刚烈，外道、佛教都信。境内有佛寺十多所，僧人不到一千名，全都研学小乘教。尚有天祠二十所，各派外道混杂相居。

都城西北的佛寺之内有座佛塔，乃是无忧王所建造。《印度记》载道：塔内藏有一升如来舍利。当年如来曾在这里为天人大众演说妙法，历时七天。塔旁则有过去三佛的坐处以及散步场所的遗迹。再过去还有慈氏菩萨肖像，尺寸虽然较小，但是神情威严，气度不同凡俗，神灵暗与像通，奇迹时有发生。

【原文】 §1.8

大城东行二百余里，至阿迦陀羯利拿僧伽蓝^①。唐言不穿耳。周垣不广，雕饰甚工，花池交影，台阁连甍，僧徒肃穆，众仪庠序^②。闻诸



耆旧曰：昔大雪山北睹货逻国有乐学沙门^①，二三同志礼诵余闲，每相谓曰：“妙理幽玄，非言谈所究；圣迹昭著，可足趾相寻。宜询莫逆，亲观圣迹。”于是二三交友，杖锡同游。既至印度，寓诸伽蓝，轻其边鄙，莫之见舍。外迫风露，内累口腹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时此国王出游近郊，见诸客僧，怪而问曰：“何方乞士？何所因来？耳既不穿，衣又垢弊^②。”沙门对曰：“我，睹货逻国人也。恭承遗教，高蹈俗尘，率其同好，观礼圣迹。慨以薄福，众所同弃，印度沙门，莫顾羁旅。欲还本土，巡礼未周，虽迫勤苦，心遂后已。”王闻其说，用增悲感，即斯胜地，建立伽蓝，白氈题书，为之制曰：“我惟尊居世上，贵极人中，斯皆三宝之灵祐也。既为人王，受佛付嘱，凡厥染衣，吾当惠济^③。建此伽蓝，式招羁旅。自今已来，诸穿耳僧，我此伽蓝不得止舍。”因其事迹，故以名焉。

注释

①阿迦陀羯刺拿：梵文 Aviddhakarna 之音译；意译作不穿耳。其遗址可能在今加济普尔以东约 53 公里处的 Baliya 附近，今 Bikapur。

②庠序：原谓讲礼义，序长幼之所，即是指学校。《白虎通·辟雍》：“庠者，讲礼义；序者，序长幼。”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：“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度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。”赵岐注云：“庠序者，教化之宫也。殷曰序，周曰庠。谨修教化，申重孝悌之义。”所以，本文“僧徒肃穆，众仪庠序”一语的意思当是：僧徒庄严肃穆，恪守戒规，僧众的仪轨犹如学宫中那样，讲究礼义，尊卑有序。

③大雪山：释见序言部分，§ 1.1，注②。

睹货逻国：释见卷一，§ 3.1，注①。

乐学：在此当作“爱好研学（佛法）”解；即“乐”字作为动词，释作“爱好”，如《论语·雍也》：“知者乐水，仁者乐山。”

④穿耳与否：当是古印度人与某些域外人在外貌方面的主要区别之一，以致人们以“穿耳僧”一名专指印度僧人；梁代来华的印度高僧菩提达磨就被称作“穿耳客”。又，《青瑱高议》后集卷一：“（丞相陈执中）徐徐闲步，遇胡僧，卷鼻耳耸，金环贯耳。”这里的“胡僧”即是印度僧人。所以本文“耳既不穿”的睹货逻国人便被印度人视为域外来客。

⑤染衣：即僧衣，亦指佛僧。释见卷二，§ 2.7，注④。

【今译】

从都城向东行走二百多里，抵达阿迦陀羯刺拿寺（唐语谓“不穿

耳”)。寺周围墙占地不广,但是雕琢装饰十分精巧,花卉水池交相映照,亭台楼阁连成一片,僧徒庄严肃穆,讲究礼义,尊卑有序。听年长老说:当初大雪山北面的睹货逻国内有些爱好研习佛学的沙门,几个志同道合者在礼诵佛经之余,常相说道:“佛法真理深奥玄妙,不是言谈所能彻底探究;如今圣人遗迹,仍然清楚留存,我们可以前去拜访,应该邀约知心朋友,亲眼瞻仰圣人遗迹。”于是几人结成一伙,手扶锡杖同去游览。到达印度之后,意欲借宿佛寺,寺僧轻视他们是边远落后地区来客,便不肯予以留宿。这些沙门外遭风吹露湿,内苦口渴腹饥,面色十分憔悴,容貌干枯无光。当时正逢该国国王游玩近郊,看见这些外来僧人,颇感奇怪,于是问道:“你们是何处来的乞丐?为了何事而来?耳上并未穿环,衣又肮脏破烂。”沙门答道:“我们乃是睹货逻国人。继承如来遗教,远离尘俗修行,相约同好之人,瞻仰圣人遗迹。可叹自己福薄,被印度僧众嫌弃,这些印度沙门,不肯照顾旅行在外之人,我们原想返回本国,然而尚未遍观佛迹,虽然十分艰苦,但要心愿实现之后方始罢休。”国王听了此语,心中非常伤感,当即在这胜地,建造一座佛寺,并用白布题字,写下如下规定:“我能称尊世间,人中最为高贵,全仗佛法佑助。既然作为国王,就应听佛嘱咐,对于一切僧徒,都该施惠接济,如今建此佛寺,敬招外乡僧侣。自从今天开始,所有穿耳僧人,不准宿我此寺。”由于这段事迹,故名不穿耳寺。

【原文】 §1.9

阿迦陀羯刺拿伽蓝东南行百余里,南渡鞞伽河,至摩诃娑罗邑,并娑罗门种,不遵佛法^①。然见沙门,先访学业,知其强识,方深礼敬。

鞞伽河北,有那罗延天祠^②。重阁层台,奂其丽饰。诸天之像,铸石而成,工极人谋,灵应难究。

那罗延天祠东行三十余里,有窣堵波,无忧王之所建也,大半陷地。前建石柱,高余二丈,上作师子之像,刻记伏鬼之事。昔于此处有旷野鬼,恃大威力,啖人血肉,作害生灵,肆极妖祟^③。如来愍诸众生不得其死,以神通力诱化诸鬼,导以归依之敬,齐以不杀之戒。诸鬼承教,奉以周旋。于是举石请佛安坐,愿闻正法,克念护持。自兹厥后,无信之徒竟共推移鬼置石座,动以万数,莫之能转。茂林清池,周其左右,人至其侧,无不心惧。